

诠释学视域下的文学翻译研究

李文戈 郭晓辉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提 要：诠释学是一门理解与解释的学科，而文学翻译的本质则是对源语艺术形象的理解和转换，因此诠释学理论对文学翻译有强大的解释力。本文拟以现代诠释学理论为基础，通过《罪与罚》的三种汉译本，全面剖析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忠实性和创造性，解读文学翻译的难点和探讨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诠释学；文学翻译；特性；难点；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西方，最早出现于 1654 年。希腊文为 Hermenia，意思是为宙斯传递消息的神。而 Hemers 有“解释、理解”的意思。现代诠释学理论由伽达默尔建立，他把“语言”确定为诠释学的核心，“理解”与“解释”是通过语言媒介来实现，且意义的诠释过程与“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有关。他强调：“一切翻译实际上也是解释”，“翻译一直是译者对给定词语进行的解释过程”，“所有的翻译者也是解释者。”（H.G. Gadamer 1975: 137）

严格地说，翻译是“用一种语言的文字符号解释另一种语言的文字符号”。（G. Steiner 2001: 436）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往往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立足于源语文本的客观存在性；另一种则立足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这两种观点本质上并没有谁对谁错，谁优谁劣，而是有助于认清翻译过程中源语文本、译者、译语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叶磊 2004: 25）实际上，二者都是尽力向理想的诠释度靠拢，理想的文学翻译应体现文学性、忠实性和创造性。

1 文学翻译的特性

1.1 文学性

“文学性（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最初是由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逊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本，而是‘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胡涛 2013: 4）从诠释学角度看，文学翻译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源语文本所具有的文学性需要译者在诠释时体现到译本中，从基本意义的诠释上升到文学风格即文学性的诠释。文学性的诠释并非完全照搬源语文本，也不是完全脱离源语文本，而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作，是在两种语言交汇的有限空间内将源语文本的语言修辞、文体风格、文化底蕴、审美意境等文学性因素体现在译本中，对源语文本做出最合适的诠释。例如：

（1）Это была ужасно похудевшая женщина, тонкая, довольно высокая и стройная, еще с прекрасными темно-русыми волосами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 раскрасневшимися до пятен щеками.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24）

译文一：这是个骨瘦如柴的女人，个儿挺高，身材细细的，长得倒也端正，还长着一头很漂亮的深褐色头发，脸颊上真的泛出了潮红。（朱海观、王汶译 2016：24）

译文二：这是一个瘦得可怕的女人，相当高，身材苗条匀称，还有一头美丽的深褐色头发，面颊当真红艳艳的。（非琴译，2013：23）

译文三：这是个骨瘦如柴的女人，身材相当高，体态匀称苗条，头发深褐色的，还很美，两颊当真泛出了肺癆病的红潮。（岳麟译 2017：23）

这是作者对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的外貌描写，是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属于文学性的范畴。作者连用 тонкая, высокая, стройная 三个形容词和两个名词五格结构，精炼地描绘出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这样一个病态、焦躁的女人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物外貌大多是简单勾勒，寥寥数笔，不用华丽的辞藻，语言朴素易懂，但却给人强烈的画面感。译文一对人物的描写最为神似，而后两种译文都略显不足，既然“瘦得可怕”又岂能“匀称”？此外，译文三添加了“肺癆病的”，这也属于诠释过度。

(2) К десяти часам **надвинулись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страшные тучи**; ударил гром, и дождь хлынул, как водопад. Вода падала не каплями, а целыми струями хлестала на землю.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609—610)

译文一：到了十点钟左右，**阴云四合，怪可怕的**；接着雷声隆隆，下起了倾盆大雨。（朱海观、王汶译，2016：505）

译文二：快到十点的时候，**可怕的乌云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声雷鸣，大雨倾盆，犹如瀑布。（非琴译，2013：486）

译文三：到十点钟，**可怕的乌云从四边合拢过来了**；雷声隆隆，大雨倾盆。（岳麟译，2017：485）

本例作者勾勒出一个电闪雷鸣、雷雨交加、阴沉闷热的环境氛围，字里行间流露出散文韵味，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中。译文一运用“阴云四合”诠释了作者营造的环境氛围，简洁有力，画面感强，而译文二和译文三对乌云的诠释则缺乏美感。笔者试译为“阴云四合，黑的可怕”。

1.2 忠实性

文学翻译不是一套规定动作，而是译者对所“信任”的文学作品做具体的、确切的、简洁明了的阐述和描绘。无论使用哪种翻译策略，还是在翻译过程中受到译者自身视域的影响，文学翻译都应该遵循忠实性。文学翻译的忠实性既有语义层面的忠实，还有语言背后更深层面的忠实。例如：

(3) Кстати, он был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 хорош собою, с прекрасными темными глазами, темно-рус, **ростом выше среднего, тонок и слоен**.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5)

译文一：顺便说一句，他长得非常俊美，有一双乌黑美丽的眼睛和一头深褐色的头发，**身材在中等以上，细瘦而匀称**。（朱海观、王汶译 2016：4）

译文二：顺便说一声，他生得很美，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褐色的头发，**比中等身材还要高一些，清瘦而身材匀称**。（非琴译 2013：2）

译文三：顺便介绍一下，他面貌俊秀，有一对漂亮的乌黑眼睛，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中以上身材，癯腴适中，体格匀称**。（岳麟译 2017：2）

本例是作者对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外貌描写，从语义层面的诠释来看，译文一描述得最为准确，译文二的“身材”二字与前文有些重复，译文三的“癯腴适中”似乎在语义上有些变化。

(4) Они хотели бы говорить, но не могли. Слезы стояли в их глазах. Они оба были **бледны и худы**; но в этих больных и бледных лицах уже сияла заря обновленного будущего, полного воскресения в новую жизнь.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510)

译文一: 他们想谈谈, 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们眼里满是泪水, 他们俩都**面色苍白, 形容憔悴**; 但是在他们带有病容的苍白面孔上, 已经闪烁出焕然一新的未来曙光, 重新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的曙光。(朱海观、王汶译 2016: 552)

译文二: 他们都想要说话, 可是谁也说不出。他们都热泪盈眶。他们俩都**面色苍白, 两人都很瘦**; 但是在这两张仍然带有病容的、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获得新生的未来的曙光。(非琴译 2013: 533)

译文三: 他们都想说话, 可是都说不出。他们眼眶里都含着泪水。他们俩都**脸色苍白, 身体瘦弱**; 但是在这两张病容满面、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新的未来和充满再生和开始新生活的希望的曙光。(岳麟译 2017: 531)

这是在小说的尾声, 索尼娅陪伴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去西伯利亚服刑, 在艰难熬又漫长的苦役生活中, 拉斯柯尔尼科夫逐渐被索尼娅的关怀和对于上帝的虔诚而感化, 他们两个人的心越来越接近, 他们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和曙光, 译文二和译文三把“худы”理解和译成“瘦”, 在语义上与前文的“面色苍白”并不够连贯, 而译文一的“形容憔悴”好似神来之笔, 把原文的语义表达得淋漓尽致。

1.3 创造性

译者本人纵向的历时轴和横向的共时轴相交而成的那个点构成了他本人的视域, 随着时间的推进,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影响, 同一个译者在不同的时空下会拥有不同的视域, 而不同译者的视域自然更加不同。在翻译过程中, 由于译者的主动介入, 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封闭的, 而是呈现出开放性的特性。(朱健平 2006: 73) 从意义的角度来说, 语言符号具有了开放性, 那么译者的“解释”同时也具有了创造性, 这就是同一部原著会有多个不同译本的原因。例如:

(5) Зеркало натура, зеркало, **самое прозрачное! Смотри в него и любуйся, вот что!**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320)

译文一: 天性是一面镜子, **洞察一切的镜子! 照照镜子, 欣赏一下你的尊容吧!** (朱海观、王汶译 2016: 347)

译文二: 人的天性是一面镜子, **一面最明亮的镜子! 那就对镜顾影自怜吧!** (非琴译 2013: 333)

译文三: 人的天性是一面镜子, **一面明镜! 对镜顾影自怜吧!** (岳麟译 2017: 332)

译文一将 самое прозрачное 意译为“洞察一切的”, 译文二将其译为“最明亮的”, 译文三简化为一个字“明”, 但却忽略了“最”的表达程度之深; 对 Смотри в него и любуйся, вот что 的翻译, 后两种译文不约而同选择了成语“顾影自怜”, 译文一则略带讽刺, 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同一句话, 在源语文本意义范围内, 译者可以基于自身视域做出创造性诠释。

(6) Может быть, тут всего более имела влияния та особенная **гордость** бедных, **вследствие которой**, при некоторы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брядах, обязательных в нашем быту для всех и каждого, многие бедняки **таращатся из последних сил** и тратят последние сбереженные копейки, чтобы только быть «не хуже других» и чтобы «не осудили» их как-нибудь те другие.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369)

译文一: 也许对她影响最大的, 是那种特有的穷人的**骄傲**, **这种骄傲迫使许多穷人殚精极虑**, 把他们最后的一点积蓄都花费在生活中人人必须遵守的某些社会礼仪上, 只是为了表示一下他们“不比别人差”, 不至于被别人“看低了身份”。(朱海观、王汶译 2016: 384)

译文二：也许，这儿起了最大作用的，是穷人们那种特殊的**自尊心**，由于这种**自尊心**作祟，许多穷人都是**尽最后努力**，把积攒下来的最后几个戈比都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人必须遵守的某些社交礼仪上了，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不比别人差”**，也为了不让那些别人“指责”他们。（非琴译 2013：367）

译文三：也许这是穷人们所特有的**自尊心**起了最大的作用，因此有很多穷人都**尽最大的努力**，把节省下来的仅有几个钱都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所必须遵守的某些社会仪式上，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比别人差”和怕别人“议论”罢了。（岳麟译 2017：366）

首先，对 гордость 一词，译文一保留了原意，而非译和岳译则根据语境把词义引申为“自尊心”似乎更为贴切。对于 вследствие которой 的处理，译文三最为简洁，译文二的语义最为适合，而译文一则有些诠释过渡。至于 таращатся из последних сил 为译者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译文一的“殚精极虑”美则美矣，但意思还是有些过了，而后两种译文则缺乏创造性，表达得不够尽善尽美。笔者试译为“竭尽所能”。

然而，翻译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有被读者接受的程度高低之分，它往往是开放、包容的，译者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正如罗选民（1999：5）所言：“任何一个翻译，只有在能投合新的读者或听众的趣味时才是可接受的。”译者将自己的视域体现在译文中，并在忠实原则的前提下，对原文进行了一次“再创作”，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2 文学翻译的难点

2.1 源语文化的再现

按照诠释学的观点，人具有历史性，而人的历史性是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客观的、特定的文化环境的熏陶，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视域。文化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环境，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译者的视域。于是，翻译也因为译者的参与而与文化因素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但文化本身是一个抽象且复杂的综合体，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鸿沟在诠释过程中难以逾越，也就是说在译语中再现源语文化是文学翻译的难点所在。《罪与罚》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蕴含深厚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因素，例如：

(7) Ему хочется, по некоторым расчетам, как можно поспешить церемонией брака и даже, если возможно будет, сыграть свадьбу в теперешний же **мясоед**, а если не удастся, по краткости срока, то тотчас же после **госпожинок**.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35)

译文一：出于某些打算，他想尽快举行婚礼，如果可能的话，就在这个**肉食节**内，如果期限短促，来不及的话，就在**夏收节**后马上举行婚礼。（朱海观、王汶译 2016：38）

译文二：出于某些考虑，他希望尽可能早日举行婚礼，如果可能，甚至就在目前这个**开斋期**结婚，如果由于时间短促，来不及的话，那么一过了**圣母升天节斋期**，立刻就举行婚礼。（非琴译 2013：36）

译文三：由于某些原因，他希望尽可能早地举行婚礼，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在下个**开斋期**结婚；如果因为时间短促，来不及准备，那就在**圣母升天节斋期**以后结婚。（岳麟译 2017：35）

мясоед 用俄语解释为 период, когда по церковному уставу разрешена мясная пища，对应译文为“开斋节”；госпожинок 在俄语词典中解释为 празднование Успения Пресвятой Богородицы，对应译文为“圣母升天节”。非琴和岳麟基于自身的文化视野，了解到这个节日并非某一天，而是一段时期——开斋节是在圣诞节到大斋节中间的一段时间，圣母升天节是俄历 8 月 1 日到 15 日，故而将其译为“开斋期”和“圣母升天节斋期”，将自身视域与源语文化视域融合起来，使得源语文化因素得以再现。朱海观和王汶则忽视了源语文化，将其

译成“表意清晰”的词语，丧失了“异国情调”。

(8) Все-то знакомые от нас отстранились, все перестали даже кланяться, и я наверно узнала, что купеческие приказчики и некоторые канцеляристы хотели нанести нам низкое оскорбление, **вымазав дегтем ворота нашего дома**, так что хозяева стали требовать, чтобы мы с квартиры съехали.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41)

译文一：所有的熟人都躲开了我们，走在街上甚至不再和我们打招呼，我还确凿地听说，一些商店伙计和一些办事员还打算下流地侮辱我们，**把柏油涂在我们房子的大门上**，因此房东便要求我们搬家。（注释：根据西方古老的民间习俗，人们常把柏油抹在荡妇家的门上，以示侮辱。）（朱海观、王汶译 2016: 33）

译文二：所有熟人都躲着我们，甚至不再向我们点头问好，我还确切得知，商店里的一些伙计和某些小公务员想以卑鄙的手段侮辱我们，**拿柏油抹在我们的大门上**，闹得房东也开始要我们搬家了。（注释：俄罗斯风俗：在大门山抹柏油是对未出嫁的姑娘莫大的侮辱，表示她已失去贞操，遭受这样的侮辱之后，就嫁不出去了。）（非琴译 2016: 31）

译文三：所有熟人都避开了我们，大家都不向我们点头打招呼了，我确实知道，有几个商店里的伙计和小公务员相用下流的手段侮辱我们，**在我们房子的大门山涂了柏油**，因此房东要我们搬家。（岳麟译 2016: 30）

本例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母亲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的内容，可以看出，对 **вымазав дегтем ворота нашего дома** 的翻译，译文一和译文二都在注释中对其加以诠释，指出“拿柏油抹在大门上”这一行为属于俄罗斯文化习俗，是对未出嫁女子的侮辱；而岳麟基于自身视域，并未在其译文中再现这一重要的源语文化因素，以至于译语读者很难理解这一源语文化内涵。

2.2 译者主观因素的适度体现

译者作为文学翻译诠释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是翻译的动力之源。文学翻译诠释过程中处处体现译者的主观因素。译者由于艺术修养、生活及教育经历、个性、知识累积、翻译技巧、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会形成视域差，那么，译者如何将合适的诠释结果体现在译文当中是这一过程的难点，因为其过程主要涉及的译者视域、源语文本视域、目的语视域会进行多次融合，不同译者的融合程度会出现差异性。

(9) ... да ведь это только благоразумие-с, а **со страстями-то, со страстями** попробуйте справиться, потому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 человек-с.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464)

译文一：不过，这仅仅是理智的说法，可是一旦**头脑发热**，一旦**头脑发热**您就无法控制了，因为预审官也是人啊。（朱海观、王汶译 2016: 458）

译文二：然而，要知道，这只是一种理智的说法，可是**对于热情，对于热情**，你倒试试看去控制它吧，因为侦查员也是人啊。（非琴译 2016: 439）

译文三：这不过是一种理智的说法，可是**强烈的感情是难以控制的**，因为侦查员也是人啊。（岳麟译 2016: 438）

对句中的 **со страстями**，三种译文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译文一处理成“一旦头脑发热”，并按照原文重复了两次；译文二的“对于热情”有些过于忠实原文，与“理智”形成对比略显勉强；译文三则将原文两个 **со страстями** 整合成一个小句，主观因素体现得最为强烈，但却忽略了原文的语言修辞和感情色彩。

(10) — **И руки греет.**

— Ну, и руки греет, и **наплевать!** Так что ж что греет!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162)

译文一：“他**营私舞弊**。”

“他营私舞弊，就瞧不起！营私舞弊又怎样！”（朱海观、王汶译 2016：133）

译文二：“发不义之财。”

“哼，发不义之财我才不在乎呢！发不义之财又怎样！”（非琴译 2016：127）

译文三：“他受贿。”

“受贿算得了什么！受贿又怎么样呢！”（岳麟译 2016：126）

руки греет 是俄语成语，意为“发不义之财”。朱海观和王汶在源语视域的基础上加入自身理解，用汉语成语表达出来，介入译者因素后并未影响读者的理解，译者视域还算在合适度范围之内；非译为直译，遵循源语视域将其直接诠释；岳译则结合上下文，根据自身的推测和猜想把语义具体化，使原词的语义范围变窄。

源语文化和译者因素之所以成为翻译难点，是因为文化和人类本身的复杂性与文学翻译诠释过程中视域融合的复杂性相互交织。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自身的文化素养、知识阅历、艺术修养等显得尤为重要。

3 译者的翻译策略分析

时空差距、文化差异以及译者主体等处于变化中的因素会导致视域融合程度产生偏差，所以不同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也会有所不同，主要有归化法、异化法和综合法。

3.1 归化法

从诠释学角度看，归化法是译者“侵入”源语文本视域，在遣词造句、表达方式和文风文体等方面与目的语文化视域融合，用译语读者更为熟悉或更易接受的方式将文本进行诠释，即以译语为基石，力求译文与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及文化思维方式相一致，并达到最佳的阅读理解。“吉洛姆用过这样一个有名的比喻：译者把意思俘虏过来，满载而归。”（斯坦纳 1987：69）例如：

（11）А впрочем, я вижу, что это деликатная струна и что я осел; ...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150)

译文一：不过我知道那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而我是个笨驴；……（朱海观、王汶译 2016：123）

译文二：不过那是一根十分微妙的弦，我也知道自己是头笨驴；……（非琴译 2016：118）

译文三：这是一根碰不得的心弦，我也知道，我是一头笨驴；……（岳麟译 2016：116）

деликатная струна 原义为“细弦”，译文一归化为“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抛弃了“弦”的形象，而后两种译文则采用异化法保留了源语“弦”的形象。

韦努蒂认为，归化法源于“尽量不干扰读者”这一著名翻译论说。对他而言，归化法带有贬义，因为归化法实际上体现了主导文化社会中常见的政策，即“盲目自大地使用母语，把外来文化拒于门外”。因此，在文学翻译诠释过程中，不乏滥用归化法的情况。译者对文本的诠释极力向译语靠拢，忽略了读者接受源语文本的视域。因为译语读者与源语文本视域的融合全部来自于译者的诠释，译者若无法合理“归化”，则会导致“过度诠释”。例如：

（12）Но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на лестнице, слушать всякий вздор про всю эту обыденную дребедень, до которой ему нет никакого дела,...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3)

译文一：但是，与其被拦在楼梯上听那些与他毫不相干的婆婆妈妈的废话，……（朱海观、王汶译 2016：3）

译文二：然而站在楼梯上，听这些与他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之类的琐事的种种废话，……（非琴译 2016：1）

译文三：可是站在楼梯上听她啰嗦一些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日常琐事**，……（岳麟译 2016: 2）

朱海观和王汶把 *обыденную дребедень* 归化为“婆婆妈妈的废话”；非琴译得最为啰嗦繁复，用了多个定语，而且他还自行添加了“鸡毛蒜皮之类”的定语，显得多此一举，有点诠释过度；岳麟翻译的最为简单，但减译了“*дребедень*”一词，此外“风马牛不相及”是汉语中有典故的成语，过于偏重译语文化。相比之下，译文一最为平衡，既吸收了源语文本的特点，又融入了译者本身的文化视域，视域融合程度高。

3.2 异化法

从诠释学角度来看，文学翻译所采用的异化法是译者充分侵入源语文本和作者视域，并将译语读者带入其中，在文化差别较大的文本中获取新鲜的阅读体验，扩大跨文化视域。异化法可能不完全遵循译语语言与语篇规范，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词语，或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译语中的古词语，旨在为译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L. Venuti 1995: 42）。例如：

（13）После поймешь... Свободу и власть, а главное власть! **Над всею дрожащею тварью и над всем муравейником!**..（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401）

译文一：你以后会懂的……自由和权力，尤其是**权力！支配一切发抖的畜生和芸芸众生的权力！……**（朱海观、王汶译 2016: 336）

译文二：以后会懂的……自己和权力，而主要的是**权力！统治一切生灵的权力，统治人类社会的权力！……**（非琴译 2016: 321）

译文三：往后你会明白的……自由和权力，而主要是**权力！统治一切发抖的畜生，统治整个蚂蚁窝！……**（岳麟译 2016: 320）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蚁丘（*муравейник*）”作为未来社会无法接受的、无法估计的概念的象征。岳译采用异化法，“侵入”作者视域，保留了源语的句式和形象，使读者接受了一定的异域文化。非译和朱译都采用归化法，将作者视域与自身视域融合，偏向读者的阅读感受。

（14）Весь промокший до нитки, дошел он домой, заперся, отворил свое бюро, вынул все свои деньги и разорвал две-три **бумаги**.（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610）

译文一：斯维里加洛夫到家时浑身湿透，他锁上了门，打开了自己的写字台，把钱统统取了出来，又撕掉了两三张**字据**。（朱海观、王汶译 2016: 505）

译文二：他浑身湿透，回到家里，锁上房门，开开自己写字台上的抽屉，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还撕掉了三张**纸**。（非琴译 2016: 486）

译文三：他回到家里，浑身湿透，**像只落汤鸡**，打开那张写字台，取出了钱，还撕碎了两三张**纸**。（岳麟译 2016: 485）

朱海观和王汶把 *бумаги*（纸）具体化为“字据”，而非译和岳译保留了“纸”的概念，具体是什么纸留给读者去思考，遗憾的是非译把模糊数量精确化了。此外，岳麟在翻译过程中，根据译语文化需求，加译了“落汤鸡”这一形象，将斯维里加洛夫被淋湿的状态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来，又多了分“落汤鸡”的狼狈。

不过，韦努蒂也承认，译文是用“本土的文化材料”组成的，译者如果处理不好，会使两种文化语境下的产物——译文显得不伦不类。因此，异化法只能是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可供选择的策略。

3.3 综合法

实际上,归化法和异化法都有优缺点,文学翻译如何才能达到“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化’”呢?既要译文通畅、自然,又能保持原作的风格,体现异域风情,译者在偏向作者视域时,要充分考虑读者因素,偏向读者视域时,则要保证不能离源语文本太远。(高佳艳,2017: 59)因此,文学翻译的诠释过程往往是异化法和归化法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过程,以保证多种视域融合。任何翻译作品不可能是绝对的异化,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归化,有时甚至采用综合法:归化兼注释法、异化兼注释法等等。例如:

(15) То-то вот и есть: честный и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человек откровенничает, а деловой человек слушает да ест, а потом и съест.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152)

译文一:事情就是这样:一个诚实而富有感情的人在直抒胸臆;一个商人却一面听一面吃最后把他吃掉。(朱海观、王汶译 2016: 124)

译文二:问题就在这里了:正直而爱动感情的人开诚布公,精明能干的人却边吃边听,然后统统吃掉。(非琴译 2016: 119)

译文三:问题就在这里:一个正直而富有感情的人总是真诚而坦率的,但精明的人却把你的话记在心里,然后把你吃掉。(岳麟译 2016: 117)

这是拉祖米辛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的话,其中引用了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猫和厨子》中的原话 Васька слушает да ест (瓦西卡边听边吃),只不过把名叫瓦西卡的猫换成了 деловой человек (精明强干的人)。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字面意思的组合,而是体现了熟语的整体意思,一般译成“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三种译文都采用了异化法,但却很难与译语文化视域相融合。笔者认为,本句还是采用归化加注释的方法更为理想,可试译为:问题就在这里了:一个诚实而富有感情的人总是直抒胸臆,而一个虚伪薄情的人却巧言令色,取悦于你。

斯坦纳认为,“‘补偿’是从认识论和诠释学的哲学视角证明‘翻译过程应该寻求平衡’”(斯坦纳 1987: 70),异化兼注释法也是“补偿”的方式之一。“异化法”更“倾向于”源语文化、作者意图,诠释过程难免会出现过度诠释或者诠释不足——过于偏向译语文化而忽略源语文化价值,过于偏向源语文化而忽略读者视域的局限性和阅读感受,这时候“异化兼注释法”显得尤为重要。例如:

(16) Товарищ его, толстый, огромный, в сибирке и с седою бородой, очень захмелевший, ...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2018: 12)

译文一:还有一个是他的同伴,又胖又大,长了一脸灰白胡子,身穿腰间打褶的短外套,已经喝得烂醉如泥……(朱海观、王汶译 2016: 10)

译文二:他的同伴是个胖子,身材魁梧,穿着一件竖领打褶的细腰短呢上衣,蓄一部花白的大胡子,已经喝得酩酊大醉……(非琴译 2016: 8)

译文三:另一个是他的酒伴,这是个肥胖魁伟的大汉,上身穿着一件西比尔加,一部大胡子已经斑白。他已经喝得烂醉……(岳麟译 2016: 8)

这是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酒店所见的喝酒人的描写。源语文本中 сибирке 是俄罗斯一种打褶细腰、竖领的短上衣。译文一和译文二直接将其归化为中式表达;译文三则采用异化策略,借用音译的方式来传达,凸显异域特色,而且对译文进行了注释。这种方法既没有影响读者的理解,还将俄罗斯服饰文化传递给译语读者。

好的译文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它能够让源语文本传达的思想、精神、文化、风格等随着时间的流逝得以再生、延续和发展,正如斯坦纳(1987: 114)所说:“使原作在新的地区和新的文化领域里继续生存下去”,这正是文学翻译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4 结束语

诠释学不是为文学翻译提供一种可操作的规范,而是为翻译研究提供一种可借鉴的理论范式。从诠释学视角探讨文学翻译问题,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领会翻译诠释中主客体间的辩证关系,更加深刻认识到翻译标准的模糊性,并以全新的理解维度来认识文学翻译的本质。

第一,文学性、忠实性和创造性是一个统一整体,不能完全割裂开来。

第二,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有特色,翻译中必有异国情调,但是译者在传递的方法上选择余地很大。不论是归化还是异化,都有其存在的空间。切忌不能孤立地认为那种方法更加适宜,实际上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值得说明的是,有时为了弥补单一翻译方法的不足,还需采用综合法。

第三,视域差的大小决定了文学翻译诠释度的大小。(朱健平 2009: 6)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准确地把握源语文本视域,正如草婴先生所说:“如何传达原作者的风格,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还是强调理解与领悟,这是传达的前提。”(许钧 2001: 178)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部作品由不同的译者翻译会出现风格不同的译文,译者用自身的视域与其他视域融合的过程体现了文学翻译的解释性,尽最大的能力靠近原文,达到理想的诠释度,是译者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Gadamer, H. G. *Truth and Method* [M]. London: Sheed and Ward Ltd, 1975.
- [2]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Hermeneutics and Criticism*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 [3]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4] Venuti L.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5] 高佳艳: “化境”=解构?——比较钱钟书“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翻译观[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5).
- [6] 胡 涛. “文学性”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 [7] 罗选民. 文学翻译中的含混与消解[J]. 中国翻译, 1999(5).
- [8] 斯坦纳. 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7.
- [9] 吴克礼. 俄苏翻译流派述评[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0] 许 钧.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11] 叶 磊. 从《罪与罚》三种译本比较论风格的传达[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 [12] 朱健平. 翻译即解释: 对翻译的重新界定——哲学诠释学的翻译观[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2).
- [13] 朱健平. 视域差与翻译解释的度——从哲学诠释学视角看翻译的理想与现实[J]. 中国翻译, 2009(4).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Li Wen-ge Guo Xiao-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Hermeneutics is a discipline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The essen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the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tistic imag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herefore, the theory of hermeneutics has a powerful explanatory power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modern hermeneutic theory, this thesi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literariness, fidelity and creativit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hrough three translation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interprets the difficulti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by translators.

Keywords: hermeneutics; literary translation; characteristics; difficulty; strategy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科技翻译修辞研究”(17YYB098)、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研究生跨文化交际教学模式探究”(SJGY20180128)和“新工科背景下MTI研究生科技翻译能力发展对策研究”(SJGY201902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文戈，男，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语篇翻译学；郭晓辉，女，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2020-01-05

[责任编辑：信 娜]